

民歌与花儿的核心艺术特征对比研究

王淑霞

银川艺术剧院有限公司 宁夏 银川 750000

【摘要】：民歌与地域特色民歌的艺术特征梳理与差异化传承，是民间音乐保护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本文先系统梳理通用民歌与西北特色民歌花儿的核心艺术表现特征，明确两类民间音乐的核心标识，再从题材内容、旋律句式、演唱场景三个维度对比二者的艺术特征差异，厘清二者的艺术边界，最后针对两类民间音乐的传承需求提出内容活化、场景拓展、人才培育三类优化路径。研究结论可为两类民间音乐的原生特质保留与当代传播提供理论参照，也能为其他地域特色民间音乐的传承保护工作提供可借鉴的思路框架。

【关键词】：民歌；花儿；艺术特征对比；民间音乐

DOI:10.12417/3041-0630.26.06.078

引言

民间音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不同地域民众的生产生活记忆与文化情感认同。当前民间音乐保护工作推进过程中，普遍存在通用品类与地域特色品类艺术特征混淆、传承路径适配性不足的问题，部分传承实践为追求短期传播效果随意消解民间音乐的原生艺术特质，导致特色民间音乐的文化辨识度持续降低，独有文化价值被不断稀释。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通用民歌与西北特色民歌花儿为研究样本，系统梳理二者的核心艺术表现特征，明确不同品类民间音乐的艺术边界，对比二者的艺术特征差异，能够为差异化传承路径的构建提供基础参照，也能为其他地域特色民间音乐的保护工作提供可复用的分析框架，助力民间音乐原生艺术价值的完整存续与当代传播。

1 艺术特征基础梳理

1.1 民歌核心艺术表现特征

民歌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自发创作的口头艺术形式，核心艺术表现特征具备较为鲜明的共性规律。第一从体裁分类来看，民歌可按照创作和使用场景分为劳动号子、山歌、小调三类，不同体裁适配不同的使用需求，节奏、韵律均贴合对应场景的实际功能。^[1]第二从调式特点来看，民歌大多采用五声音阶创作，基本不会出现半音音程，整体旋律走向平缓，没有大幅度的音程跳进，听觉感受更为和谐自然。第三从语言表达来看，民歌歌词创作紧贴普通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感受，多用地方方言和生活化的表达逻辑，没有过多刻意的修辞修饰，情感传递更为直接质朴。不同维度的特征彼此适配，共同构成了民歌区别于其他音乐形式的核心标识。

1.2 花儿核心艺术表现特征

花儿作为流行于我国西北多民族聚居区的特色民歌品类，艺术特征带有鲜明的专属标识，是西北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载体，承载着当地民众的生活情怀与文化记忆。从地域属性维度看，花儿的流行范围集中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省区的多民族混居区域，创作主体多为当地从事农牧业生产的普通民众，内容表达天然带有西北地域的生产生活印记和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质，地域辨识度极高。落脚到格律特点层面，花儿的句式结构有相对固定的范式，多为四句或六句的齐言体，每句的字数有相对统一的要求，韵脚排布遵循西北方言的发音规律，读来朗朗上口，也适配口头传唱的民间传播属性，便于在民众间口口相传。^[2]聚焦演唱风格角度，花儿的演唱多采用真声结合滑音、颤音的表现技巧，音域跨度较广，唱腔高亢嘹亮，适配西北开阔的自然地貌下远距离传声的需求，情感表达直白热烈，能够直接传递演唱者的个人情绪与生活感悟。三类特征彼此呼应，共同构成了花儿区别于其他地域民歌的标志性特点，让西北多民族的文化特色通过歌声得以传承延续。

2 艺术特征差异对比

2.1 题材内容特征差异

民歌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自发创作的口头艺术形式，核心艺术表现特征具备较为鲜明的共性规律，承载着劳动人民的情感与生活记忆，无需专业创作技巧，是民众情感自然流露的载体。第一从体裁分类来看，民歌可按照创作和使用场景分为劳动号子、山歌、小调三类，不同体裁适配不同的使用需求，劳动号子适配集体劳作，山歌贴合山野抒发，小调适配日常休闲，节奏、韵律均贴合对应场景的实际功能。第二从调式特点来看，民歌大多采用五声音阶创作，基本不会出

作者简介：王淑霞，1989.5，女，汉，山东，本科，三级演员，研究方向：声乐演唱。

现半音音程，整体旋律走向平缓，没有大幅度的音程跳进，贴合民众听觉习惯，听觉感受更为和谐自然，也更易被传唱记忆。第三从语言表达来看，民歌歌词创作紧贴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感受，多用地方方言和生活化的表达逻辑，没有过多刻意的修辞修饰，方言让民歌更具地域特色，情感传递更为直接质朴。不同维度的特征彼此适配、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民歌区别于其他音乐形式的核心标识，让民歌能够跨越时间传承，始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2.2 旋律句式特征差异

旋律句式是民歌类艺术形式辨识度的核心外化表现，通用民歌与花儿在这一维度的差异可从三个具体层面展开梳理。一来从节拍节奏层面看，通用民歌的节拍节奏贴合不同使用场景的功能需求，规整性较强，节拍变化幅度较小，节奏排布也会根据不同体裁的表达需求做适配调整。花儿的节拍节奏更偏向自由舒展，常会根据演唱者的即时表达需求调整节拍快慢，节奏错落感更强，适配西北开阔地域的传唱习惯。二来从曲式结构层面看，通用民歌的曲式结构没有固定范式，会根据内容表达、体裁类型灵活调整，结构类型丰富多样。花儿的曲式结构则有相对统一的要求，多为齐言体的规整结构，句数和单句字数都有约定俗成的标准。三来从押韵规则层面看，通用民歌的押韵规则贴合不同地域的方言发音习惯，各地差异较大，韵脚排布没有统一的范式。花儿的押韵规则统一遵循西北方言的发音规律，韵脚排布有固定的逻辑，读来朗朗上口更便于口头传播。

2.3 演唱场景特征差异

演唱场景的适配倾向是两类民间音乐功能属性差异的直观外化体现。就日常演唱场景来看，通用民歌可适配不同地域民众的日常零散演唱需求，不受空间和人数限制，可根据具体场景灵活调整演唱形式。花儿的日常演唱多集中在西北户外农牧生产场景，演唱人数和形式较为灵活，适配开阔空间下的传声需求。就民俗活动场景来看，通用民歌的演唱可匹配各地不同类型的民俗活动，演唱形式和内容会根据活动属性做对应调整。花儿的演唱仅适配西北当地特定的庙会、歌会等民俗活动，内容和演唱形式都要贴合活动的固定流程要求。就开展演场景来看，通用民歌的开展演改编空间较大，可结合展演需求调整演唱技巧和呈现形式，适配不同类型的舞台要求。花儿的开展演要保留本身的唱腔和韵律特点，改编幅度较小，更偏向原生状态的艺术呈现。

3 艺术传承路径优化

3.1 内容活化，挖掘特色艺术内核

民歌与花儿的内容活化要锚定自身艺术属性展开，在保留原生艺术价值的基础上做合理调整，避免为了迎合流量随意更

改原生艺术内核的问题。传承主体先要完成两类艺术形式差异化艺术特征的系统梳理，对不同体裁的适用场景、表达逻辑、艺术特质做清晰的分类归档，明确通用民歌与花儿各自的核心艺术边界，避免传承过程中出现特质混淆的问题。可以依托已有的民间文艺整理资料，对散落在不同地域的民歌与花儿文本、音视频资料做归类整理，补充过往遗漏的民间创作内容，完善两类艺术形式的特征资料库，为后续的内容开发提供准确的参照基础。之后要从两类艺术形式的现有内容中筛选具备代表性的特色文化符号，剥离其中同质化的表达内容，分别保留通用民歌承载的民众共性情感、花儿承载的西北地域多民族文化特质的核心内容，为后续的内容创作提供明确的核心方向。^[3]筛选过程中要兼顾文化价值与传播基础，保留大众认知度较高且具备独特性的文化符号，筛除过于小众不具备普遍传播价值的内容，也不要随意替换原生的核心文化元素。最后要对接当下大众的文化审美习惯，对两类艺术形式的呈现形式做合理调整，在保留核心艺术特征的基础上，调整内容的叙事节奏、演唱的呈现形式，让内容更容易被年轻群体接受，也不会破坏原生艺术的核心特质。调整过程中要贴合内容本身的情感表达逻辑，不要为了迎合流行审美强行添加不符合内容调性的元素，保证活化后的内容既具备当代传播属性，也能传递原生艺术的核心价值。

3.2 场景拓展，强化受众传播覆盖

适配不同受众的日常文化接触习惯搭建多元传播场景，能有效拉近民歌与花儿两类民间音乐和普通受众的距离，逐步扩大其社会传播覆盖范围。先是要搭建常态化的民俗展演平台，传承主体联动公共文化服务相关单位，在各地传统民俗活动节点设置固定的民歌与花儿展演板块，展演内容保留两类艺术形式的原生特质，优先选择大众接受度较高的曲目完成现场呈现，让受众在熟悉的民俗场景中自然接触两类民间音乐内容，感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4]后续要推进进校园普及活动的落地，传承主体对接各级院校的文艺课程需求，开发适配不同年龄段学生认知水平的民歌与花儿普及内容，以专题分享、兴趣社团体验等形式融入校园日常文艺活动，内容设计兼顾趣味性与文化性，避免过于生硬的知识灌输，引导年轻群体主动感知两类民间音乐的艺术价值，逐步培养潜在的青年受众群体。在此基础上可开发覆盖更广的大众文艺体验项目，传承主体结合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乡村文旅项目的运营需求，设置民歌与花儿的互动体验板块，体验流程设计降低参与门槛，受众可在民间从业者的引导下尝试学唱特色曲目、了解相关文化背景，在沉浸式的体验过程中加深对两类艺术形式的认知。不同场景的内容设置要贴合对应场景的受众特点，不要为了追求短期传播热度随意调整两类艺术的核心呈现形式，保证传播过程中不会消解其原生艺术特质，也能让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受众都能找到适配自身喜好的接触入口，逐步扩大两类民间音乐的受众覆盖

范围。

3.3 人才培育，夯实传承发展基础

人才是民歌与花儿传承发展的核心支撑，扎实的人才梯队建设能够为两类民间艺术的长久存续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也能让两类艺术的原生特质在代际传递中得到更为完整的保留。传帮带机制的完善是搭建老中青传承梯队的基础路径。传承主体可对接仍在活跃的老一辈民歌、花儿传承人，为其匹配固定的帮带对接名额，引导传承人将自身积累的演唱技巧、内容创作经验系统传递给后继学习者，帮带过程可适当降低规则限制，允许传承人根据自身传授习惯调整内容安排，保留传统传承模式里灵活适配的特质，也能让老一辈传承人积累的非书面化实践经验得到更为完整的留存，避免零散的技艺内容在代际传递中出现遗失。规范化的专业技能培训能够为传承学习者补足系统性知识短板。传承主体可联合当地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开发标准化的民歌与花儿培训课程，课程内容围绕两类艺术的核心特征、演唱技巧、文化背景等维度设置，培训周期可根据参训人员的基础水平灵活调整，不设置统一的考核标准，仅以帮助参训者夯实基础能力为核心目标，培训过程可邀请资深传承人参与授课，将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做更自然的融合，帮助学习者建立对两类艺术核心特质的完整认知。^[5]对青年传承

群体的定向扶持能够为两类艺术的传承注入更多新鲜活力。传承主体可对接文化产业相关的扶持政策，为符合要求的青年传承者提供创作、展演等方面的资源支持，允许青年传承者在保留两类艺术核心特征的前提下尝试新的传播与创作形式，不做过多内容层面的干预，引导青年群体结合自身文化接触习惯拓展两类艺术的传播边界，也能为青年传承者解决创作、传播过程中遇到的资源不足等实际问题，降低青年群体参与传承的门槛，吸引更多对两类民间艺术感兴趣的年轻人主动加入传承队伍中来。

4 结语

综上所述，通用民歌与花儿作为不同属性的民间音乐创作成果，各自的艺术特征都是对应创作群体文化特质的具象化表达，也是民间文化多样性的直观体现。二者的传承保护工作需要以核心艺术特征的系统梳理为基础，明确不同艺术品类文化边界，避免同质化传承导致的特色特质消解问题。传承路径的优化需兼顾原生特质保留与当代传播需求，在内容层面锚定独有文化内核，在传播层面搭建适配不同受众的接触场景，在人才层面搭建完善的代际传递梯队，才能在保障两类民间音乐核心价值不流失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其社会传播覆盖范围，实现传统民间艺术的长效存续与活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 马希刚.西北民歌“花儿”艺术魅力探究及其文化阐释[J].音乐创作,2018(2):148-150.
- [2] 鲁佳琳.花儿的艺术特征与演唱风格探析——以《青溜溜青》《梧桐令》为例[J].音乐天地,2024(1):46-49.
- [3] 华明玲.羌族民歌[花儿纳吉]文化本源探秘[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8(5):68-74,96.
- [4] 郭浩辰.论甘肃河州型花儿“仓唧唧令”《雪白的鸽子》音乐特征及演唱特点[J].丝绸之路,2021(2):30-34.
- [5] 魏莉.甘肃花儿的艺术特色分析与研究——以《下四川》等三首歌曲为例[J].黄河之声,2025(9):34-37.